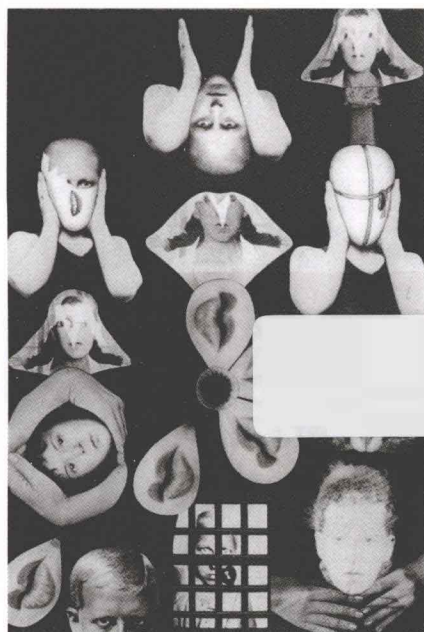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杨恒达

灵长类视觉 ——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美〕唐娜·哈拉维 著
赵文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灵长类视觉

——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美〕唐娜·哈拉维 著
赵 文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10—1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美]唐娜·哈拉维著;赵文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12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汪民安 陈永国 杨恒达)

ISBN 978-7-5649-0553-8

I. 灵… II. ①哈… ②赵… III. ①灵长目—关系—社会
人类学—研究 IV. ①Q959.848②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1781 号

© 1989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书 名 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著作责任者 [美]唐娜·哈拉维 著 赵文 译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张子言成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46.5

字 数 647 千字

定 价 8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全部或部分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致 谢

《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大致在1978年就进入了酝酿阶段,许多人和机构为之贡献良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蒙特利尔大学的各个学院和学生让我领略了科学史的教学和写作当中的乐趣,这里要特别感谢威廉·柯尔曼(William Coleman)、斯蒂芬·格罗斯(Stephen Cross)、罗伯特·卡尔冈(Robert Kargon)、卡米耶·利摩日(Camille Limoges)和菲利普·波利(Philip Pauly)。我特别要感谢意识史学会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女性研究项目的学术共同体。与吉姆·克里福特(Jim Clifford)一起从事穿梭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教学真是一种享受,与贝蒂娜·阿普特克(Bettina Aptheker)、诺曼·O. 布朗(Norman O. Brown)、特雷萨·德·劳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加里·里斯(Gary Lease)、海伦娜·莫格伦(Helene Moglen)以及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人的共事激发了我的写作并使之获益匪浅。我还要向比利·哈里斯(Billie Haris)谨致热忱的谢意。

意识史学会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生研讨班对我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在由院系成员主导并好几年有大学生参与其中的研讨会中,大家选读论文并一起讨论,这些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看待问题的方式。这是一个细致的、多方向的和集体的过程。仅表明我的感激之情并对一些学生进行鸣谢而不提及使我获得丰富信息的其他许多人,这是绝对不行的。我必须要特别感谢与我密切合作并且将在我的《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一书出版时就已完成他们的博士论文的那些人,他们是:桑德拉·阿泽勒多(Sandra Azeredo)、伊丽莎

白·博德(Elizabeth Bird)、莉莎·布鲁姆(Lisa Bloom)、卡特琳娜·波尔歇(Catherine Borchert)、玛丽·卡莱恩(Mary Crane)、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埃利奥特·巴特勒-埃凡斯(Elliott Butler-Evans)、露丝·弗兰肯贝格(Ruth Frankenberg)、德比·高尔登(Debie Gordon)、瓦雷里·哈尔图尼(Valerie Hartouni)、卡伦·卡普兰(Caren Kaplan)、凯蒂·金(Katie King)、夏洛尔·麦凯恩(Carole McCann)、拉塔·曼尼(Lata Mani)、彻拉·桑多瓦尔(Chela Sandoval)、左·索芙莉(Zoe Sofoulis)和诺尔·斯特金(Noel Sturgeon)。这里的鸣谢和名单仅能反映意识史学会众多学生慷慨的思想交流之万一。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师生在殖民话语与女性主义研究的组织化科研活动项目中的工作极大地为本书提供了帮助。我还要感谢纳塔利·麦格南(Nathalie Magnan)和萨拉·威廉姆斯(Sarah Williams),他们在协助制作“纸老虎电视节目”过程中使我对我的论点和书中使用的图片资料进行了仔细的思考。

一直以来我都极大地依赖于灵长类研究的科学家、科学研究学者、摄像师、图书馆专家、档案学家和艺术家的全力帮助。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拨冗接受我的访谈、让我接触到未发表的材料、提供照片资料并对本书各个章节的草稿提出批评的人们。在此我要特别鸣谢珍妮·奥尔特曼(Jeanne Altmann)、斯图亚特·奥尔特曼(Stuart Altmann)、帕梅拉·阿斯奎特(Pamela Asquith)、琳达·费迪甘(Linda Fedigan)、萨拉·布拉弗尔·赫蒂(Sarah Blaffer Hrdy)、阿利森·乔里(Alisen Jolly)、利塔·奥斯蒙德森(Lita Osmundsen)、芭芭拉·斯特拉姆(Barbara Strum)、舍伍德·瓦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和阿德里娜·齐尔曼(Adrienne Zihlman)。

决定性的朋友同事圈子里的友人们已经读过草稿,对观点进行了批评,提供了洞见,并且尽可能地为这项计划提供思想和情感方面的帮助。琼·斯科特(Jeon Scott)带着批判的眼光仔细通读了全书文稿,她对本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的友谊和犀利的思想是最珍贵的馈赠。我还

要感谢里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斯科特·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南希·哈尔特索克(Nancy Hartsock)、多里纳·近藤(Dorinne Kondo)、布鲁诺·拉托尔(Bruno Latour)、雷纳·拉普(Rayna Rapp)、大卫·施耐德(David Schneider)、多萝西·斯坦恩(Dorothy Stein)、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马利林·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和罗伯特·扬(Robert Young)。

在科学研究领域内部致力于探讨科学与女性主义问题关系的那些各不相同、热爱争论而非同寻常的学者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一书尤其是在和以下学者对话:露丝·布莱尔(Ruth Bleier)、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伊丽莎白·费(Elizabeth Fee)、桑德拉·哈尔丁(Sandra Harding)、露丝·哈巴德(Ruth Hubbard)、柳德米拉·若尔丹诺娃(Ludamilla Jordanova)、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狄安娜·朗(Diana Long)、海伦·朗吉诺(Helen Longino)、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和沙伦·查维克(Sharon Traweck)。

加利福尼亚大学学术委员会基金、普林斯顿大学(新泽西)高级研究所阿尔法基金以及人类学研究温纳-格伦基金提供的资助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和其他资源进行写作。面对多得吓人的手稿,劳特利奇出版社的威廉·吉尔曼诺(William Germano)一直为我提供编辑指导、思想上的激发和让人感觉很好的幽默感。

我身处檀香山、巴尔的摩、圣克鲁兹和希尔兹堡的家人20年来一直支持着我,这支持有思想上的、有私人生活方面的,也有政治上的。正是他们,特别是鲁斯坦·霍格奈斯(Rusten Hogness)和杰伊·米勒(Jaye Miller),让我保持了对灵长类秩序在人类领域存在可能性的感知。

本书中一些部分以前或与本书出版同时刊载于以下的论文集当中。这些部分现全部编入《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

自然》，正如特别说明的那样，这些部分得到了出版社的许可而在本书中重印刊行。第一部分的“3. 泰迪熊父权制：伊甸园，纽约城里的标本剥制术，1908～1936”曾载于《社会文本》第十一期（1985～1986 年冬季）：第 20～46 页。第一部分的“5 自然领域中的符号学：从 C. R. 卡朋特到 S. A. 奥尔特曼，1930～1955”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化生物学高昂的信息代价：传播系统中的人类工程学、符号学和社会生物学”和“统治权的记号：从灵长类社会的生理学到神经机械学——C. R. 卡朋特，1930～1970 年”两篇文章进行大规模改写之后形成的，前一篇文章载于《哲学论坛》XIII 的 2～3 期（1981～1982 年）的第 244～278 页，后一篇文章载于《生物学史研究》第六期（1983）：第 129～219 页。第二部分的“8. 重塑人类生活方式：舍伍德·瓦什博恩与新体质人类学，1950～1980”载于《人类学史》（乔治·斯托金编），1988 年第五期：第 206～259 页。第二部分的“10. 多元文化领域中的生物政治”当中有关阿利森·乔里的部分改写自“猴子、侨民和妇女：女性主义理论和殖民话语交集中的爱、科学和政治”，载于《女性研究国际论坛》（露丝·布莱尔纪念专辑，苏·罗泽尔编），于 1989 年刊行。第三部分的“15. 萨拉·布拉弗尔·赫蒂：雌性灵长类进化资产组合的投资策略”载于玛丽·雅克布斯、伊夫林·福克斯·凯勒和萨利·舒特尔沃斯所编《妇女，科学和身体》（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9 年版）。

目 录

致 谢	(1)
1. 导言:视觉存留	(1)
 第一部分 猴子和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灵长类研究	(25)
 2. 灵长类实验群落和价值的起源	(27)
3. 泰迪熊父权制:伊甸园,纽约城里的标本剥制术, 1908~1936	(37)
4. 人类工程学的一个试验场:罗伯特·亚尔克斯和 耶鲁灵长类生物学实验室,1924~1942	(97)
5. 自然领域中的符号学:从 C. R. 卡朋特到 S. A. 奥尔特曼,1930~1955	(139)
 第二部分 去殖民化和跨国灵长类学	(193)
 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体制化的西方灵长类学	(195)
7. 伊甸园中的猩猩,太空中的猩猩:科学家为《国家 地理》特别节目当妈妈	(234)
8. 重塑人类生活方式:舍伍德·瓦什博恩与新体质 人类学,1950~1980	(329)

9. 深植于硬件中的隐喻:哈里·哈洛和爱的技术 (406)
10. 多元文化领域中的生物政治 (431)

第三部分 是女性之所是的政治:灵长类学是女性主义

- 理论中的一种 (493)

11. 女人在丛林中的位置 (495)
12. 珍妮·奥尔特曼:做母亲的双重职业的
时间—精力预算 (540)
13. 琳达·玛丽·费迪甘:介入的模式 (563)
14. 阿德里娜·齐尔曼:性与性别的古人类学 (595)
15. 萨拉·布拉弗尔·赫蒂:雌性灵长类进化资产
组合的投资策略 (632)
16. 重奏:科幻、科学虚构和灵长类学 (667)

- 玛丽的晨歌 (691)

- SOURCES(原始资料) (693)

- Bibliography(原文参考文献) (695)

- 译后记 (734)

1

导言：视觉存留

你打开笼子放出的灵长类动物给事物的命名此后将一直影响着你对它们的态度。(Herschberger 1970[1980])

万事皆有开端，从爱的行动开始。(Marais 1980)

在 20 世纪晚期自然的建构中，爱、权力和科学是以何种方式相互纠结在一起的？^① 对后工业时代的人们来说什么才可能算是自然的？在特殊的历史语境当中自然之爱采取了何种形式？为了谁并且付出了何种代价？自然在什么样的特殊位置，经历了怎样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历史，并且以何种工具，被建构成了一种爱欲的和精神欲望的对象？性别和种族可怕的标记以何种方式在种种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包括现代自然科学中——使爱 and 知识成为可能并对之施加限制？谁能赢获未来的自然身体？从对猴类和猿类的身体与生命的考察中浮现出来的这些问题指导着我对现代科学和大众文化的体验。

种族、性别、国家、家庭以及阶级的主题自 18 世纪以来就已经被铭

① 约翰·瓦尔里(John Varley)的短篇科幻小说“视觉的持久性”是《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一书的灵感来源之一。在这篇短篇小说中，瓦尔里构筑了一个由聋人盲人设计并建造的乌托邦共同体。他在文中探索了这些人的工艺技术和其他交流手段以及他们和有视觉的儿童及来访者的关系(Varley 1978)。对视觉暴力和范围的质询乃是学会重构视觉的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写到了西方生命科学当中的自然身体里面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去殖民化的觉醒当中、在地方和全球化的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当中、在核威胁和环境威胁当中、在广泛唤起的对地球生命之网脆弱性的意识当中，自然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备受争议的神话和现实。在工业化时代人们眼中的 20 世纪晚期自然这个织物里，物质经线和符号纬线是以何种方式交织起来的呢？

较之西方人，猴类、猿类和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是有优势的：类人猿占据着由强烈的神话性的围栏围成的更大的区域。在这更大的区域当中，对人类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利害攸关的爱和知识含糊不明而又富于意义的多产性。有关猴类和猿类的商业的和科学的交往也就是一种意义的交往，就像在动物的生活当中那样。使猴类、猿类和人在灵长类秩序当中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科学都是通过学科化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它们必然深刻地受制于叙述方式、政治、神话、经济和技术的可能条件。参与灵长类学的男人和女人早已带着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印记了。这些印记被写入猴类和猿类的生活史文本当中，当然，这常常是以一种微妙和未被察觉到的方式完成的。研究其他类型灵长类动物的人则坚持科学话语，他们是对相应的其他许多听众和赞助者说话的。然而这些研究者实际也已经卷入与他们对之享有观察特权的猴类的某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涉及爱与知识，是一种动态的、受到规约的亲密关系。无论是灵长类学者还是他们对其生活进行报道的动物，都能唤起公众极大的兴趣——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在电视的特别节目当中，在动物园里，在打猎活动中，在图片上，在科幻小说里，在自然保护政治学当中，在广告、电影、科学新闻、祝福明信片上，在笑话当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由于和人类不同的生活，也由于许多人类科学——比如人类学、医药学、精神病学、心理生物学、生殖生理学、语言学、神经生物学、古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这些动物被认为是最有优势的研究对象。猴类和猿类被套上了人类问题和希望的盛装。欧洲、美国和日本社会中的大多数猴类和猿类已经被纳入到了一连串持续不断的文化种属的质询当中，这场质询的问

题就是:“类人”(almost human)意味着什么?

猴类和猿类——以及对它们进行科学知识和大众知识建构的人们——都是受到质疑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并非简单的是,本书的这种视觉化的叙述“技巧”来自许多当代理论,它们涉及文化生产理论、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和社会研究理论以及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理论的运动和理论,这种技巧旨在透视充当着“人类”替代品的这类“第三世界”动物的身体和生活当中自然是如何被建构和重构的。

我力图让震撼性的词汇和视觉影像充塞在《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一书当中——1912年摄于“非洲心脏”的黑猩猩的尸体,这具尸体戳穿了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道德说教;随家人来到比属刚果的一个白人小女孩用照相机追捕着黑猩猩,20世纪70年代她成了一个科幻小说家,许多年中她的小说都被认为是具有男性气质阳刚风格的作品;水星计划的太空舱里的黑猩猩 HAM; HAM 同时代的黑猩猩大卫·格里贝尔德(David Greybeard)把手够向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后者在灵长类聚集的15个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那些岁月里“独自”生活在“坦桑尼亚的原始森林里”;纪念1986年在卢旺达黑猩猩基地被谋杀的黛安·福塞(Dian Fossey)的《名利场》专号;一具古代遗骨化石,它被重构为人类的母亲,像一副珠宝那样按照某种模式被摆放在古生物学家实验室里的红色天鹅绒上,再一次证明了“一夫一妻制”起源的学说;20世纪60年代哈利·哈洛(Harry Harlow)的实验室中的小猴子们依恋地粘着穿戴起来的“妈妈的替代物”,当时正值代母的形象开始在美国生殖政治当中浮现出来的历史时刻;在冈比亚的一个小岛上,一个中产阶级白人青年女科学家和会操美式手语的成年黑猩猩痛苦地拥抱在一起,在这个岛上,一些白人女性教会了曾囚禁在笼中的猿类“重返大自然”;一张贺卡,展示着一出名为“扯平”的戏剧,其中大得吓人的金发女郎,以及蜷缩在床上的银背黑猩猩彻底改换了金刚的形象;还有一幅现存雌性猿类和古代猿类的对比解剖图,它们的身体基本轮廓与现代人类女性一致,这幅图的目的就是让医学系学生了解人

类适应性的功能意义；来自非洲、美国、日本、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他们带着磁带摄录设备和资料夹，把猴类和猿类的生活转译成专业化的文本，这些材料在许多文化的政治争论当中都成为受争议的议题。

我写作有关灵长类的书，因为它们是受人喜爱的、重要的、种类多得让人吃惊的、备受争议的生物。灵长类秩序当中的所有成员——猴子、猩猩和人——目前都处在危险之中。20世纪晚期，灵长类学也许可以被看做是全球化文明的全部生存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在感情上、政治上和专业方面都深切地与灵长类秩序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稳定化相关联着。这本书既不是客观中立的研究，也不是综合研究——部分原因是，这类研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部分则是因为我想使之成为可见的那部分内容（也许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与我有着特别的利害关系。我想让众多读者觉得这本书是有趣的，想让它满足我们所有人，并在我们当中传播开来。特别要指出的是，我想让这本书对灵长类学学者、科学史家、文化理论学家，对广义的左派，对反种族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和女性运动，对动物，并且对严肃故事的爱好者产生影响。让此书对所有这些争执着的听众都感到满意也许不太可能，但正是他们才使得本书成为了可能；他们都参与到这部书当中。在如此之多的希望和兴趣的边缘生存的灵长类是一些奇妙的对象，借着它们，可以探索围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穿透的，边界是如何被重构的，以及因社会原因而不断加强的二元论式的厌恶的根源。

事实与虚构

无论是科学还是大众文化，都将事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让事实和虚构截然对立，这似乎看上去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在道德上是必需的；然而，它们二者在西方的文化和语言当中具有深层的相似性。事实可以被构想为本原的、不可化约的众多节点，通过它们可以形成对世界的可靠

理解。事实是有待发掘的，而不是制造出来或建构起来的。但是“事实(facts)”的词源形态让我们想到了人类的行动(action)、行为，实际上让我们想到了人的业绩(feats)。与词语相对的行动是事实之母，也就是说，人类的行动是能被我们在语言学角度并在历史角度视为事实的事的根基。一件事实就是一件被完成了的事，是在我们罗马语源的语言当中的一种中性过去分词。在这种原初意义上，事实乃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这类事情被直接经验、证词和质询所知——它们在北美是最具优先性的认识途径。

虚构可以被理解为有关世界和经验的一种衍生的构造性视界、事实的一种错误幻影，或是源自空想的一种逃避，它总是在“实际发生的事实”之外幻想一个更好的世界。然而，虚构当中意味深长的语调使我们听出了它植根于愿景、灵感、洞见和精神的源头。我们在诗歌当中听到了虚构的根源，在我们沉浸于浪漫幻想的时刻，我们确信本源性的自然在好的虚构当中得到了揭示。可以这么说，虚构可以是真实的，在诉诸自然本性方面可以被理解为真实的。正如自然是丰产的，我们主要的神话体系、虚构当中的生命之母似乎也是一种内在的真实，她创生了我们的实际生命。而这在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文化当中也是一个特别具有优先性的认识途径。最终，虚构的语源形态让我们再一次想到了人类的行动，不仅是捏造的行为，而且还有创造性的、构型性的、发明式的行动。不可避免的是，虚构与真实(自然)和伪造(人工)的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其所有意涵而言，虚构都是有关人类行为的。所以，所有的科学叙述方式——虚构的和事实的叙述——也都是有关人类行动的。

虚构和事实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事实并非与虚构，而是和意见或偏见相对立。无论是虚构还是偏见，都植根于一种诉诸经验的认识论。然而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虚构一词指一种行为方式，涉及创造性的呈现行为，而事实则是历史分词，它是掩盖着增殖性的事件和行为的一种词语形式。一个事实看上去似乎已然

完成,不可改变,只合适被记录下来;虚构似乎总是创造性的,向着其他可能性、向着其他生活方式敞开着。然而,在这种开放性中,潜藏着纯粹造假的威胁,存在着不道说事物的真实形式的危险。

从某种观点来看,自然科学似乎是划分虚构和事实的手艺,用过去分词替换虚构发明并且以此对经验进行去伪存真。比如,灵长类学的历史被一再地表述为对猴类、猿类和人类的观察以进步的方式不断地得到澄清的过程。最初有关灵长类类型的各种报告,散见于充满前科学氛围的猎人、旅行者和土著人所讲述的添油加醋的故事当中,这类故事早在古代,也许在大发现的神话时代和16世纪现代科学诞生的时代就开始出现了。继而是一幅画面逐渐清晰的视界,这个视界的基础就是解剖学的分析和比较。有关灵长类社会形式正确看法的历史情节也是一样的:逐渐从充满迷雾的看法中脱胎出来,经历了想象虚构,最终逐渐形成一目了然的量化知识,这种量化知识植根于在英语里被称为实验的那种经验当中。这是一部不成熟的科学不断进步的历史,不成熟的历史最早基于纯粹的描述和随意的质的阐释,发展成为以量的方法和可证伪的假说为基础的成熟的科学,最终走向综合性科学建构而成的灵长类现实。但是这些故事是关于故事的故事,是对有着一个好结局的叙述的叙述,也即是被归总到一起的事实,是以科学的方式被建构起来的现实。这些故事有着特殊的审美偏好,具有特殊的唯实论特征和一种特殊的政治学,它们都信赖于进步。

从稍有不同的角度来看,科学史则表现为对制造事实的技术和社会手段的历史的各种叙事方式。事实本身就是各种叙事类型和表明经验的证词类型。然而,对经验的调动是需要一套精巧的技术的,其中包括物理工具、可用的阐释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只有作为事实的东西才能得到呈现,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被看到被完成并被讲述。科学实践也许可以被理解为某种讲故事的实践——这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限制性的和历史地发生变化的自然史叙述技艺。科学实践和科学理论生产着特定类型的叙述并通过这种叙述得以呈现。有关世界的任何科学表

述都与语言、隐喻有着深刻的依赖关系。这些隐喻可以是数学的，也可以是烹饪术的，但不管怎样，它们都结构着科学的视觉。科学实践首先是一种在阐释和证明的特定历史实践意义上而言的讲故事的实践。

就灵长类学而言，它是生命科学的一个分支，尤其合适称其为一种讲故事的技艺。首先，发端于 19 世纪头十年的生物学话语，一直以来都是以生命史方式对有机体和生物进行叙述的话语；也就是说，是着眼于结构和功能的一种规划^①。生物学从根本上讲是历史的，其话语形式从根本上讲是叙事的。生物学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其有关有机形式和功能的话语方面是和罗曼司文学相类似的。生物学是以所谓的生物为专有对象的虚构；生物学创造了从有机生物当中“发现”出来的事实。生物展现为生物学家眼中的生物，生物学家对生物的状态进行转译，将其转译为受其学科化经验所确证的一种真理；也就是说，转译为事实，这事实是科学家和生物联手创造的行动和行为表现。浪漫主义逐渐变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复又变为自然主义，精神变成进步，观察变为事实。在这个故事叙述实践过程当中，科学家和生物都是参与者。

其次，猴类、猿类和人类由之得以展现的灵长类学内部精细建构的各种叙事方式，都涉及起源、自然和多种可能性。灵长类学涉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分类规律的生命史。西方人尤其生产出了许多有关灵长类的故事，同时讲述着其内容涉及自然与文化、动物与人、身体与心灵、起源与未来的故事。实际上，从一开始，也就是在 18 世纪中期，灵长类秩序已经在这些二元论及其科学式的解决方式基础之上全部建立了起来。

把科学当做叙事并不是想取消科学，情况恰恰相反。在这种过去分词面前，科学不会被神话，同时也不会成为被膜拜的对象。我所感兴趣的是被 SF 这个能指标定的复杂领域中对科学事实的叙述方式（那是些有力的科学虚构）。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科幻小说作家和批评家朱迪斯·梅里尔（Judith Merrill）非常有个性地使用了 SF 这个词，用来指

① Foucault (1973); Albury (1977); Canguilhem (1978); Figlio (1976).

称一个日渐复杂的叙述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科学（Science）和虚构（Fiction）——为了方便起见，就称之为 SF 吧——的边界，科学和幻想之间的边界，无论是在商业还是语言学上，都已经令人感到疑惑地混淆不清了。SF，她的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接受，因为批评家、读者、作者、科幻爱好者和出版商此时都在力图认可并理解写、读、市场实践的非正统一体化，而这种一体化都反映在了“SF”一词的增殖性当中：“SF”可以是“推理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可以是“科幻小说”（scientific fiction），可以是“科学荒诞小说”（scientific fantasy），可以是“未来推理小说”（speculative futures），也可以是“推理玄幻小说”（speculative fabulation）。

SF 是高度技术化世界中异质文化在生产的一个领地。将科学事实的叙述放置在 SF 的异质空间当中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被改造了的区域。这个被改造了的区域在它所有下辖的小区域和组成部分当中都造成了回响。但每一个小区域和组成部分又都不能相互“化约”，然而阅读和写作实践又在整个结构化空间当中相互依存。推理小说只要还包含着构成科学事实的铭写实践，它就会表现出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在现代和后现代“第一世界”文化当中想象性的词句和事实性的躯干的建构过程中，各种科学也表现出复杂的历史。特雷萨·德·劳丽蒂斯推测说，SF 的标记工作“是最具潜力的社会想象新的创新性形式，其创新性在于，它可能图绘出文化变迁能够在其中发生的区域，它可能展望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全新关系，可能展望一种对——包括物理的、物质存在在内的——社会存在加以概念化的全新方式”（1980:161）。这也是灵长类学“记号工作”的一项任务。

所以，部分地讲，《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将灵长类文本理解为科学虚构，在那里所有可能的词语不断地得到再发明以适配真正的现实和当下的世界。本书最后一章将尽力解读一则 SF 叙事，这则叙事说的是某个外星种群介入到人类生殖政治——就好像人类的生殖政治是灵长类领域其中的一个专题似的——当中的